

真情系故土 文笔荡春风

——写在朱丽新书《时光知味 岁月留香》出版之际

■叶建民

鹿邑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。春秋时期这里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。鹿邑也是天下道家、老学、李姓十分向往和景仰的地方。鹿邑因老子而出名，中国文化因《道德经》令全球文化界高山仰止。老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十位哲学家之首，“世界哲学之父”。《纽约时报》把老子列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。我作为一名鹿邑人，从知道老子那天起，就为自己生在这块热土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我十八岁参军入伍离开家乡，至今已有四十二个年头。2017年1月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《夺城》，家乡领导和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。河南省电视有限传媒公司、河南电视台中原影视城、鹿邑县委宣传部、鹿邑县文学艺术联合会、鹿邑县明道宫景区管委会等单位联合组织，在明道宫召开了《夺城》出版新闻发布会，也就是在这个场合我认识了作家朱丽。

鹿邑人杰地灵，不断涌现文人墨客，形成了带有鹿邑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群体。像陈廷一、朱秀海等几位著名作家，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。像陈大明、于建军、周西华、侯钦民等几位作家，有的是我的学长，有的是我的同学，有的是我的朋友，每次回家都会择机见面，开怀畅谈。在近年崛起的周口作家群中，鹿邑一批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，朱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朱丽出生那年，我正好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一晃也近四十年了。从年龄上划分，朱丽应是青年作家，但从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看，已经有了不俗的成绩。其多篇（首）作品被国家级、省市级报刊刊登，具备了中年作家的成熟与沉稳。朱丽是河南省作协会员、鹿邑县作协副主席，现担任《老子文学》责任编辑。《老子文学》被全国内刊协会评为金奖。我曾在《老子文学》头版发表过纪实文学《老子故里我家乡》，颇感荣幸。

说实话，我不是专业作家，也没有加入作协，只是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和曲艺家协会会员。但我曾被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聘为客座教授，曾在军艺文学系讲过军事电视片的创作，在我们学院和部队讲过文学欣赏和歌词创作，也算与写作沾边。这几天我在微信上把朱丽发来的书稿看了两遍，有些故事和情节引人入胜，感人至深，唤起了我对家乡的回忆，也激起了落笔的热情。归纳起来，朱丽女士这本著作给我三点感受：

一、写自己最熟悉的，不但讨巧，而且最容易打动人。《时光知味 岁月留香》这本书，凝聚了朱丽近年来的心血，有散文、人物特写、游记、杂文、诗歌等不同文体。作者以唯美的笔法叙事、抒情、说理，让人在愉悦的心情

下感悟一些道理。书中第一章写了几个故事，如《婆婆的年》《忆姑父》《潜藏的家风》《叔父的信》《父母来家里的日子》《饺子的回忆》《饮食记》《母爱温暖的岁月》《祝福表哥》等文章。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，朱丽写的都是自己的亲人，和与亲人相处时所发生的故事，很多事都是她亲身经历的，所以故事叙述得生动感人，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。

最近一位年轻士兵找到我，想讨教写作的方法，我给他讲了三条：一是宜近不宜远，二是宜土不宜洋，三是宜实不宜虚。他让我解释一下，我说，宜近不宜远，就是要写身边人、身边事。1979年打完仗之后，我想写点东西，当时不知从哪儿下手。正巧武汉军区创作室一位姓李的干事到我们团搜集素材，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。我斗胆到招待所向他表示求教，他对我说，写东西不要好高骛远，一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、感受最深的。只有先感动自己，才能去感动别人。受李干事的启发，我发表了短篇小说《最后一个标号》。就是因为自己写的是自己打仗的故事，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的班长袁敏烈士，所以《奔流》杂志的编辑一下就看上了这个作品。编辑对我说，小说虽然是虚构的，但必须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，只有这样才真实可信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。宜土不宜洋。初学乍练不要贪大求洋，写的东西要带土腥味、冒热气，讲的是老百姓的话，说的是老百姓的事，不要文绉绉的，要接地气。宜实不宜虚。写东西不能道听途说，必须深入生活。只有深入生活最底层，才能看透现象背后真实的东西，抓住事物的本质，一针见血，对症下药。走马观花，浮光掠影，虚头巴脑，没人相信，更不会打动人。

人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的亲人。我们与他们朝夕相处，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所表达出的感情，不需要用语言去解释，我们就能真切地体味出来。如《婆婆的手很巧，做的枣花，像灼灼开放的花朵再配上红色玛瑙，生灵鲜活。有的瓣瓣对称，有的层层叠叠，有的拖着长长尾巴似的叶。做的枣山，节节紧凑，花开弥漫，形状秀美也不失山的挺拔》，在这篇《婆婆的年》故事里，表现婆婆手巧，作者用做枣花这个细节来形象地描述，可谓活灵活现，让人感到十分温馨。如果没有与婆婆一起生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细心观察，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精彩的片段的。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，这句话永远不过时。离开生活，写作就成了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在作者的笔下，祖父、母亲、父亲、婆婆、叔父、舅舅、姑父、妯娌、表哥、表姐等诸多亲戚，都是她细致刻画的对象，这些鲜活的形象如浮雕一样出现在读者的眼前，显得是那么可敬，那么可亲，那么可爱。看后不禁让我想起自己的亲人。

二、写生活最常见的，不但细节逼真，而且最容易感动人。生活是斑斓多姿的，在常人看来那些不经意间的琐碎事，在有心人眼里就是文学作品中有血有肉的细节。如《父母来家里的日子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：“父亲除了一天几趟接送儿子之外，还辅导儿子写作业，总是给我腾出时间让我多休息，说我牙齿、耳朵都不好。当儿子拼音声调拼不好的时候，不怎么会懂电脑的父亲却学会了上网查找读音，让儿子听，只是不愿意打扰我。不会拼音的父亲却教得儿子拼音考试考了一百分，真的让人难以相信。”这个故事中生动的细节让人感到是那么真实。爷爷辅导孙子写作业，按理说是难以胜任的，这不光是年龄和文化上的差异。现在有些小学的作业，成人也不见得能回答上来。作者的父亲为了给孙子纠正拼音，煞费苦心，竟学会了上网查找读音。这个细节非常生动，也十分感人。作者通过一件小事把爷爷对孙子的爱和期望充分表现了出来。这种隔代爱的情怀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不但感动了作者，也感动了读者。有时一个生动的细节便能唤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回忆。比如《饺子的回忆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：“我早早剥好馅儿，擀了薄薄的饺子皮儿，一个一个用两个手指从两边捏起来，后边就有两个褶儿，放在饺子盘里，就‘直挺挺’地‘坐’在那里，特别好看。看着满盘士兵般威武的整装待发的饺子，我会心地笑了。一个记忆随着这个笑声的蔓延，浮上心头。”作者通过把饺子放在盘里“直挺挺”地“坐”在那里的细节，唤起对往事的回忆，抒发对舅舅一家人的怀念与赞美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三、写感情最细腻的，不但突显优势，而且最容易教育人。女作家最大的优势在于细腻，叙述故事细腻，抒发感情细腻，描写细节细腻。如《父母来家里的日子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细腻的描述：“父母身体不舒服时，从不告诉我，他们总是趁我不在时去医院。当我得知这些的时候，我对着父母大声呵斥：‘你们怕我担心，真正有事的时候，再担心还有什么用！’母亲动了动嘴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泪水打湿了那张父亲的检查单，上面写着：脑血管痉挛，轻度堵塞，高血压。我的脑海里立即浮起两个老人一起走进医院，却无儿女陪伴的孤单身影。一种负罪感奔涌而来，心底的泪在肆无忌惮地流淌。”看到这段描写，我的鼻子有点发酸，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。老人在孩子面前大都报喜不报忧，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，还是心灵上的痛苦，宁愿自己偷偷瞒着、忍着、扛着，也不轻易告诉儿女。“母亲动了动嘴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泪水打湿了那张父亲的检查单”，这个细节描写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，极具震撼力，让人感触良深。同时也教育我们必须尽孝道，关爱父母。

作者文章中的细腻，来自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体验，有时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得到真切的感受。就像演员一样，要演好一个角色，必须体验生活，亲身感受角色所处的时代环境，才能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，没有亲身的感受，就没有准确的角色定位。如《难忘儿时元宵夜》一文中，描写元宵节打灯笼这一段就非常真实细腻。尤其是“如果遇到挑着那种下边是木板，用竹条扎的，上面糊着红色纸的，我已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灯笼，他非要跟我碰，我就赶忙跑开，因为一碰，自己的灯笼就会被烧掉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跑为上策。还有的小伙伴，蜡烛点完了，没回去换，或是蜡烛倒了，就把灯笼给烧掉了，我们就会取笑她，她只有空手回家，妈妈也不会发脾气。就这样，每天晚上都挑着它，直到过了元宵节”这一段，正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，尤其是“碰灯笼”这个细节，只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出来这样的故事。“碰灯笼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勾起了儿时的回忆，读到这里我有点忍俊不禁。

朱丽不但文章写得好，而且对写作技巧还有一定的见地，这是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。《生活的诗章》一文，是作者参加现代诗歌创作欣赏交流会时的发言。作者从四个方面谈了对诗歌创作的体会，字里行间能看出作者的文字功底和对诗歌创作的独到见解，使人深受启发。

朱丽的杂文写得也很好。作者对爱情、快乐、幸福、痛苦等人生七情六欲的理解发人深思，蕴含哲理，充满正能量，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，同时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，给人以启迪和激励，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读朱丽的文章，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，沁人心脾，不压抑、不沮丧、不小资、不油腻。文章里的故事和人物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，把我的思绪带回故乡，唤起我对家乡的美好回忆。这是一种美的享受。

文学的道路任重道远，谁也不敢说把文章写到了尽头，每一位笔耕不辍的耕耘者只能永远在路上。我认为，写作不应是一种负担，而应是一种快乐。但写作又不是记流水账，不是事无巨细、鸡零狗碎什么都写，要有所选择，有所提炼，有所创新。鹿邑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藏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老子文化博大精深，两千多年历久弥新。进入新时代，《道德经》更是熠熠闪光，被纳入治国理政的理念。作为老子传人，我们应薪火相传，让老子文化不断发扬光大，为鹿邑人民造福。这个历史使命，应责无旁贷地落在鹿邑文学家、艺术家的肩上。我祝愿朱丽女士的文章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好，越写越新，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喜欢朱丽的作品，就像喜欢老子文化一样，不忍放下，无法割舍，愿与同行。